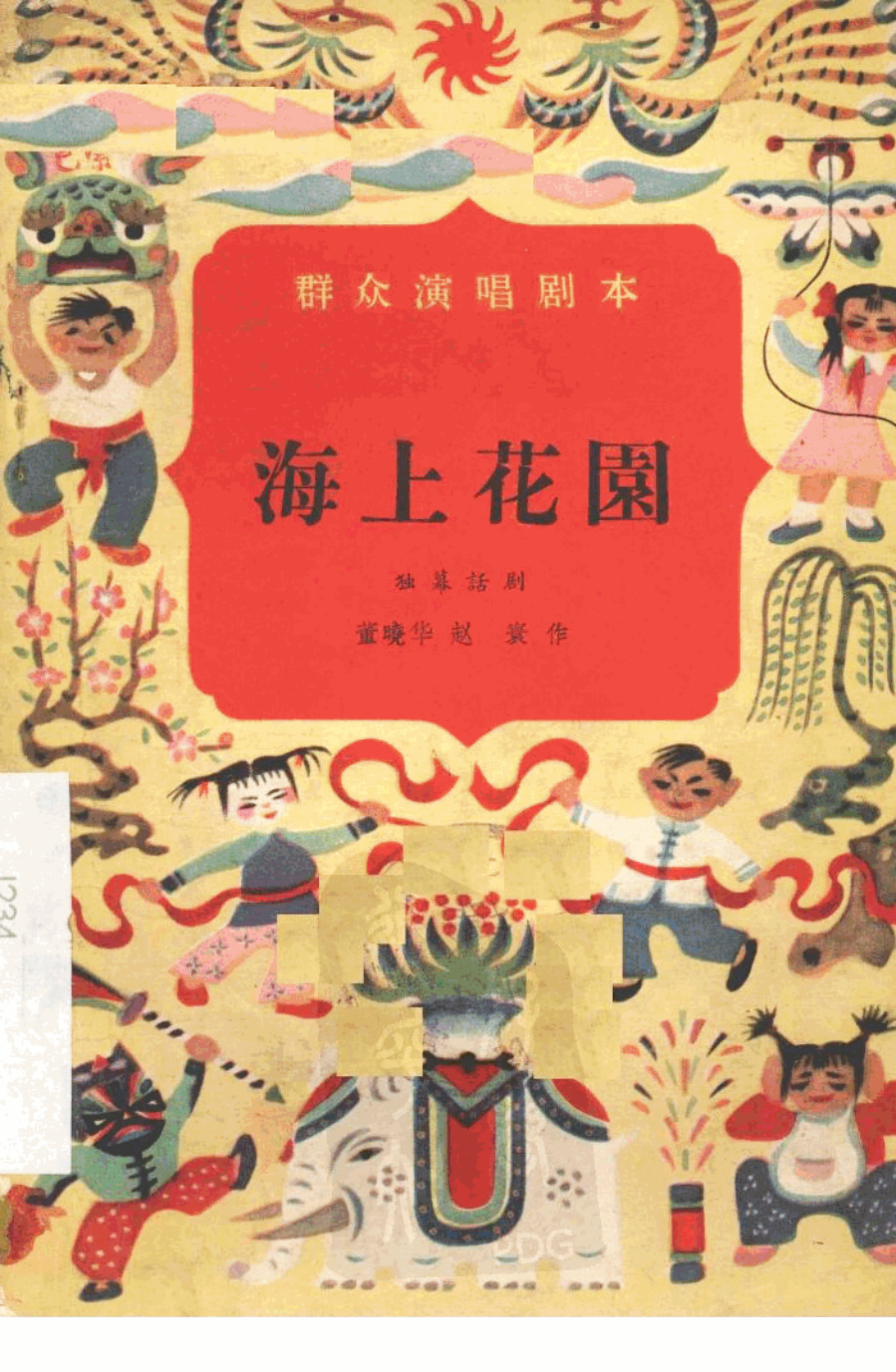


A vibrant folk art illustration in a traditional Chinese style. The background is a warm yellow. At the top, there are stylized, colorful birds or dragons with long, flowing tails. In the center, a large red shield-like shape contains the title and author information. Below this, a large, ornate vase with a green and red design sits on a white elephant. To the left, a boy in a white shirt and blue pants is jumping, holding a green mask. To the right, a girl in a pink dress is holding a string attached to a butterfly. At the bottom, a boy in a white shirt and blue pants is holding a red ribbon, and a girl in a blue and red outfit is holding a red ribbon. A small red lantern is hanging from the bottom right. The overall style is colorful and celebratory, typic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folk art.

群众演唱剧本

# 海上花园

独幕话剧

董晓华 赵 寰 作

人物：高志誠——解放軍營長，大尉。

楊若梅——醫療站女醫生。

周海濤——解放軍營參謀長，上尉。

周大嫂——周海濤妻。

孫玉環——某醫學院女學生。

時間：1956年夏。

地點：某海島醫療站。

景：傍海的一所醫療站。

室內有一般的醫療設備。室外是一個小花園，熱帶的奇花異卉排成美麗的圖景。

遠望是大海，稍近為本島尖端的山岩，清晰可見。

幕啟：颱風剛剛平息後的一個晴朗的早晨。

營長躺在椅上，雙眼帶着白色的眼罩。他在靜聽着山岩處傳來的連續爆炸聲。

高志誠（他悄悄地起身走到門旁，聽了一下，把藏起來的圖紙取出，摘下眼罩來，覺得一陣頭暈，扶住了牆，再睜開眼睛，欣喜地望着窗外美麗的海景。迅速地走到小桌旁，展開圖紙，再視遠

方)一定要打通你,迎接“八一”!

參謀長周海濤自小花園走進。

周海濤 (他看到了高志誠,裝作女醫生的口吻) 哈,干什么呢?

高志誠 (熟練而鎮靜地帶上眼罩,藏起圖紙。口中念着數字) 五十八、五十九、六十…… (悄悄躺在躺椅上) 六十一……

周海濤從門入,走近高志誠。

高志誠 (輕聲然而顯得吃力地) 六十五……六十六!

周海濤 (笑出聲來) 老高,你別在那兒裝着念催眠咒啦!

高志誠 (知道受了騙) 老周,是你呀! 唉!——哎,炮眼兒都打好啦?

周海濤 打好啦!

高志誠 炸藥都裝了?

周海濤 正在裝!

高志誠 什麼時候點放?

周海濤 九點正。

高志誠 現在幾點?

周海濤 八點半。

高志誠 還有半個鐘頭!(賊) 唉,不知道這回能不能炸開這個頑固的岩石,打通第五號坑道,咱們島靠這一招打底兒呢! 打通了我們也好過個痛快節! ——好向首長報喜!

周海濤 老高啊,你別再操心啦,都是你操心過度,把眼睛的老毛病給勾起來了! 我和教導員商量好啦,不是這幾天台風大,早把你送回大陸去啦! ——這下行啦,風也停了! 昨晚咱們的機帆船也來了,班船今天也要來啦,

讓你說吧，是過了八一節坐帆船去，還是今兒中午坐班船走！

高志誠 我什麼也不坐，我哪兒也不走！

周海濤 怎麼？

高志誠 我的眼睛好啦！

周海濤 你得啦，別叫我們担惊受怕啦！這島子上，指靠咱們營的醫療條件不行，幸亏地方上有這麼個醫療站，可也是屬馬謖的：終無大用啊！

高志誠 不，我決不到大陸去，（執拗地）眼睛已經好啦！

周海濤 別這麼大的嗓門兒——這不是開幹部會。唉，誰叫你是病號呢。我不敢惹你，要不，哼，咱倆倒要比一比誰的嗓門兒大，——噓，不要把那個嚴肅的女醫生給吵了來！我得走啦！

高志誠 打通啦，馬上告訴我。哎，一切準備沒問題吧！

周海濤 沒問題。

高志誠 炮眼兒……

周海濤 完全按照咱們那個戰士工程師和你設計的那樣打好了。

高志誠 炸藥可別出了問題呀！

周海濤 沒問題，你就別操心這份閑心啦！……唉，你真是，上大陸去有多好！——要是叫我去，我連二話沒有，夾個包袱就走啦！這個“沙漠海島”可有個什麼戀頭兒？你別又批評我，現在你是病號，取消你的發言權！……對啦，昨晚來船，報紙帶來一大車。哎，記者訪問你的文

章也发表啦。……好象还有你一封航空信。回头，我那口子会给你捎来的！……哎哟，来了，女医生来了！

高志誠 誰来的航空信？

周海濤 （顧不得回答）来了，来了，我得快走，要不她又該訓我啦，回見！（轉眼不見。）

高志誠 哎，誰来的信？（見已去远，只好躺在躺椅上装睡。）

楊若梅手持一卷报刊和一个珊瑚上。路过花畦，她順手摘下几朵颱風“劫”后的鮮花走进屋，悄步插好花朵。

高志誠 （呻吟，作醒来状）……几点啦？

楊若梅 八点八个字。

高志誠 八点四十啦，呸，又睡了六个字。

楊若梅 你哄弄了我。

高志誠 沒，沒有。

楊若梅 这回呀，我有了凭据。

高志誠 什么凭据？——老周告訴了你？

楊若梅 怎么，他又来啦？

高志誠 沒有，沒有。

楊若梅 我真不明白您为什么瞞我？

高志誠 瞞你什么？我真地睡着了！

楊若梅 唉，我說的不是睡覺，我說的是这个。（指報紙。）

高志誠 呸，報紙，怎么啦？

楊若梅 我早就說您是全国著名的那个战斗英雄高志誠吧，你还否認！

高志誠 哪里，天下重名重姓的人太多了，我哪里是那个高志

誠，我怎么能比人家——

楊若梅 得了，報紙都登出你的照片啦，還有你的訪問記！

高志誠 眼見為實，耳聽為虛啊，你讓我看看！

楊若梅 那，那可不行，你打過針才幾天，可不能打開，再

過兩天就能好了，你要是打開了，那可前功盡棄了！

高志誠 你不讓我看看，那我怎麼知道這個高志誠是不是我。

楊若梅 就是你，就是你！沒有錯！你說是吧！

高志誠 ——這可是，屈打成招，我不承認！

楊若梅 那一天，我給你往眼球上打針的時候，我就擔心你

經不住，我的手有一點抖，要是你臉上現出來，那怕是一

絲兒的痛苦，皺一皺眉頭我都會打不下去的。說真的，我

還是頭一次作這樣的注射呢！可是，你不但沒有一絲兒的

痛苦，反倒笑迷迷地勸我別心痛，好象病人倒是我！——

那時候，我就更相信，你就是那個著名的戰

斗英雄！

高志誠 到底是知識分子，什麼事兒叫你這麼一形容，我

成了神仙啦。其實，你沒看見，那時候，我的手指頭把

手心都給掐紅啦！哈哈……

楊若梅 （拿起漂亮的珊瑚）高營長……

高志誠 干什么？

楊若梅 你要的那種珊瑚，我找到啦！

高志誠 （欣喜地）是嗎？好極啦，是那種——乳白色的？

好象雪一樣的白淨？

楊若梅 是啊。

高志誠 那可謝謝你，勞你的大駕啦！

楊若梅 什麼呀，是我在海灘上隨便溜達碰上的。呸，應該謝謝台風和海浪，是它們給你送來的呀！……高營長，你也喜歡這個？

高志誠 哦，玩玩。

楊若梅 呸。（沉默。）

高志誠 楊醫生啊，……

楊若梅 啊？

高志誠 楊醫生啊，我在你這兒，蹲了整整有十天的禁閉啦，所有的人都釋放了，現在就剩我這麼一個了，——我也該到期啦吧！

楊若梅 您過去沒住過醫院吧？

高志誠 全憑老天爺的保佑哇，活了二十八年，頭一回遭這份罪。

楊若梅 唉，看起來，我學醫算學錯啦！

高志誠 怎麼？

楊若梅 在你們解放軍的眼睛里，我們這種職業簡直壞透了，又押人禁閉，又給人罪受！

高志誠 嘿嘿，實在對不起，楊醫生，這人要是白吃飯，不工作，時間一長了心裡就是個急，一急這牢騷也就來了，其實，我和你們這一行並沒有什麼矛盾，說心裡話，我對你們醫務人員還真有點敬愛呢！哎，楊醫生，這可不是打人一巴掌，又緊跟着給人個甜棗吃啊，這是真心話。干你們這行的，那就是個棒！耐心，細致，脾氣

好，照顧起人來，比親兄弟姊妹還周到。說起話來，从不帶一點棱角，跟誰都能和平共處！……別笑哇，不怕你泄露秘密，我是早就下定決心啦，只要我的眼睛能好，那我一定找個醫務人員結婚，兩個人，一輩子，（取笑地）和平共處，決不發動戰爭！

楊若梅 （放下手中藥瓶）啊！

靜場，鐘擺聲。汽笛聲。

高志誠 來班船啦？

飛機聲。

楊若梅 來敵機啦！

高志誠 ——F·86，又來請安來了！

靜場。

楊若梅 你快該吃藥了，先到屋里床上躺上一會兒，好嗎？

回頭我給你讀讀報，……

高志誠 好，服從命令。（边走边說）叫女同志當醫生，這實在是一個偉大的發明創造哇！對男醫生，你還可以叫叫勁兒，梗梗脖子，可是女醫生一聲命令，你是聽也得聽，不聽也得聽，不知不覺的哪，你就把命令給執行啦！

二人入內室，稍傾。周大嫂自外上。

周大嫂 （人未露，聲音先到）楊醫生，楊醫生——你周大嫂子來啦，你也不歡迎歡迎啊！——喲，到底是醫院哪，可真肅靜。（進屋。）

楊若梅 （內屋）誰呀？



周大嫂急藏隱起來。

楊若梅 (掩門而出) 哎，沒人哪！(向內) 躺一會兒也要躺！(坐在桌旁，打開報紙，自語地) 我一定找個醫務人員……(用手指輕輕遮住自己的嘴，看報上的照片，讀) “我們要把海島建成花園一樣的美麗，銅牆鐵壁一樣的堅固，使每一座島嶼都成為一支永不沉沒的軍艦！”(沉思，又從報刊中取出一本寄來的醫學書籍，翻閱) 眼……虹膜睫狀體炎……噫。對呀，對呀！能治好的，……(拿起珊瑚，又望着報上的象片，低低地) ……我的好人！……

周大嫂 (內出) 是嗎？

楊若梅 (驚) 哎呀，周大嫂，吓了我一大跳？

周大嫂 跳多高哇？要是嫌低我幫忙，要是想飛我給你安翅膀！

楊若梅 噓，小點聲！

周大嫂 哎喲，我倒把這個給忘了，你看我這個人，可真是象我們那口子批評的一樣啊，屬張飛的，到那兒都是“哇呀呀”！唉，我臨出門的時候，心裡還說醫院里規矩大，一定要少說話，誰知道一見到你呀，就管不住舌頭啦，我這話呀，就是多呀！——唉喲！（突然住。）

楊若梅 怎麼啦？

周大嫂放聲大笑。

楊若梅 (制止她) 大嫂！

周大嫂 (連忙捂住嘴) 又說多啦！哎，大妹子，你剛才那是說誰呢？

楊若梅 沒說誰呀！

周大嫂 哼，得了吧，別裝糊涂啦，你大嫂子是過來人，可不比你外行啊！

楊若梅 大嫂！

周大嫂 大嫂，大嫂！大嫂告訴你個經驗，要說心裡話，就得加小心，不價可就要“泄密”啦！

楊若梅 （含羞）大嫂。

周大嫂 看，我猜的不錯吧，雖說我不是算卦的老先生，一瞟也准保有八成。哎，好大妹子，你愛上誰啦，告訴我，叫我也替你高興高興！

楊若梅不語。

周大嫂 他對你怎麼樣？

楊若梅搖頭。

周大嫂 不好？

楊若梅又搖頭。

周大嫂 呸，不知道，這麼說你還沒跟他談呢！唉，你們這些文化人啊，就有這麼個封建特點，心裡想的要命，偏磨菇着不說，真是沒罪找罪受。象我，周參謀長前年回家去，他看我挺不錯的，我看他也挺不錯的，馬上快刀斬亂麻，七查卡查就說通了，沒過三天，我們就成啦！——要是象你們這樣，那不連大胖小子都給耽誤啦！

楊若梅 大嫂！

周大嫂 好啦，好啦，大嫂不說你啦。告訴我是誰吧，只要是這個島子上的，我都認識，雖說我歲數大了，演不了

紅娘，可作个热心的老媒婆子总还够資格吧？誰？是个政府干部？

楊若梅摇头。

周大嫂 那么說，是个当兵的！

楊若梅不語。

周大嫂 姓啥？姓赵？姓錢？姓孙？姓李？哎哟，我的天，

百家姓我可背不过来，干脆你自己說吧！

楊若梅拿起報紙，凝視。

周大嫂 呸，在这上！——給我。

楊若梅躲。二人搶報紙。

周大嫂 （笑声中搶到手看）是他！……这不是（指內室。）

楊若梅羞怯地看周一眼，低头不語。周大嫂沉默不語。

楊若梅 （惊疑地）怎么啦，大嫂？

周大嫂仍旧不語。

楊若梅 怎么啦，大嫂！你說話呀，你怎么不說話啦？

周大嫂 唉，傻姑娘！（欲言又止。）

楊若梅 大嫂！

周大嫂 你——

楊若梅 說呀，

周大嫂 你和他認識得太晚啦！

楊若梅 哦，这么說，他，他有了……

周大嫂 有了，还没过門儿呢！

楊若梅 哦！（失神地坐下。）

周大嫂 看，这就是她来的信。

楊若梅用眼扫一下信，沒有接过来。

周大嫂 是个大学生，也是你們这行的。

楊若梅 哦，——她也是个医务人员！……（掩面。）

亚場。

周大嫂 好妹子！（撫她头）哭吧，哭吧，哭出来就好啦！这事我虽說沒碰到过，可是我知道，不好受。唉，誰叫你們認識晚了，人家走在你头里了呢？你就收回这个心吧，你还年輕，长得又好看，又有文化又有本事；大嫂帮你再找一个！

楊若梅 （飽含眼淚）大嫂！（偎在她的怀里。）

周大嫂 是啊，这事要忘也难哪！

高志誠自內室出。

高志誠 什么事这么难哪？

周大嫂 高营长！

高志誠 大嫂子来啦，（极为关切地）現在快到九点啦吧？

周大嫂 还有十分钟。

楊若梅 我去取药去！（忙跑下。）

高志誠 哎，你来干啥来了，又給我送饺子来了？

周大嫂 哼，比吃饺子还好的事儿！

高志誠 什么事？

周大嫂 喜事！

高志誠 喜事？誰的喜事？

周大嫂 是你的嘛，这还用問？

高志誠 我的？別开玩笑啦！我眼睛還沒好呢，还有什么喜

事碰到我头上!

周大嫂 听你說的那么可憐哪，鴻雁捎書千里外，这还算不得一喜呀!

高志誠 呸，誰来的?

周大嫂 猜猜吧!

高志誠 孙玉环。

周大嫂 哎呦，一猜就叫你給猜着了，怪不得人家現在講究长期恋爱呀，倒是有說道，还没結婚呢，可連什么时候来信都算出来啦! ……哪，給你，老周叮囑了我半晌，說是航空帶挂号!

楊若梅上。

高志誠 (接住) 这可劳你大駕啦! 謝謝!

周大嫂 別謝了，快看看里面有什么宝贝吧!

高志誠 (狡黠地) 我怎么看得見哪? 得，再劳你大駕給我念念吧!

周大嫂 我? 不行不行，我又沒給人家念过情書，这里边說不定还許有点体己話什么的。

高志誠 唉，什么体己話，有嘛，也不用避諱呀!

周大嫂 叫我念也行，等我的文化課学到小学毕业了业再給你念吧!

高志誠 那——

楊若梅 那——我来念吧!

周大嫂 什么? 大妹子!

楊若梅 我念。

周大嫂是热血心腸人，她不愿听她念信，低头走下。

高志誠 你走啦？大嫂子？周大嫂今天可真奇怪，来的时候話那么多，走的时候那么少！（笑）真是太阳打西边出来啦！楊医生你說是吧！

楊若梅不語。

高志誠 楊医生！

楊若梅 哦。

高志誠 麻煩你給看一看，都說了些什么？唉，認識半年多了，全靠通信培养感情，真不容易啊！你別笑話我，楊医生，我，有点担心哪！剛說好她今年暑假毕了业，到咱們島子上来玩，——可現在我的眼睛又坏啦！

楊若梅 （拆信）我給你念吧！

高志誠 好，謝謝你！

楊若梅 （讀信）“亲爱的志誠同志：祝賀我吧，我已經毕业啦，我很快就要成为一个人民的医生啦！……我准备在七月二十五号离开学校，七月二十九号……”

高志誠 今天！

楊若梅 “坐早船，乘风破浪到你們的海上花园去！去看你們这些远离北京的最可爱的英雄們！……”

高志誠 英雄！

楊若梅 “多少个夜晚，多少个梦境，我仿佛长上了翅膀飞到了你們那里——碧藍碧藍的大海，翻卷着白色的浪花，海鸥在飞翔，海燕在歌唱！你們那个綠宝石一样的海島啊！……”

高志誠 嘿嘿，（解嘲地）綠寶石！

楊若梅 “你寄来的那些小白石头都收到啦，还有那么些五光十色的貝壳，——你多么会使用实物来給我上政治課呀！放心吧，我不会做‘貝壳’的，……哎，上次要的珊瑚，为什么沒給我寄来？千万給我找到。……不要忘了，要那种乳白色的，好象雪一样的洁白……”

高志誠 多亏了你呀楊医生，替我还了这份愿！

楊若梅 （掩飾自己的伤心，迅速地讀着）……我还好象有多少話要跟你說呀，关于我的工作，我的学习，我的計劃……見面时再談吧，大英雄……握手，……玉环……”

•汽笛声。

高志誠 坏啦！

楊若梅 怎么？

高志誠 这就是她坐的船来啦！

楊若梅 那正好哇，她会把你料理得更好！

高志誠 不，我这个样子，怎么行！

楊若梅 当医生的，什么样人沒見過，从信上看得出来，她不会嫌您的！再說您的眼睛就好啦呀！

高志誠 ——可万一我这眼睛好不了，那不是叫人家一辈子受委屈嗎？……

楊若梅 哦！

高志誠 爱一个人，就得处处为她着想啊！

楊若梅 ——高营长，您放心吧，我和孙玉环同志无论如何也要把您的眼睛治好的！（掩飾自己的激情，拿药）高营长，

您先把这个药吃了吧！（不知是一种女性的嫉妒还是自尊心受了伤痛，她默默地走出門去，海风吹拂着她的头髮，下意识地把門关上，她才擦了擦臉上的泪水，下。）

高志誠 楊医生，楊医生！（他拿起信）叫个人去接接她！  
汽笛声。

高志誠 ——她来了！（拿起珊瑚，准备亲自迎接）我去……  
（走到門口，笑）我这个样儿还不把她給吓坏啦！……  
（站在門口。）

壁上鐘輕敲九下。

高志誠 （佇立不動）九点。

鐘声，鐘摆声。

高志誠 （他走回来，把信和珊瑚放在桌上，索性坐下，靜听）只要炸开它，全島的任务就沒問題啦！

难耐的寂靜，鐘摆声。

高志誠 該响啦呀！

难耐的寂靜。

高志誠 坏了，出什么事啦！（不可抑制的力量，把眼罩取下，拿出图紙走出門去，門被倒鎖，不顧一切跳下窗子，几乎跌倒，旋即立起，跑下。）

靜場片刻。周大嫂領着孙玉环上。

周大嫂 先到这儿吧！……回头再去营部。

孙玉环 （她长得非常漂亮，打扮得也还入时，尤其是和这个島子的妇女比較起来，那是分外的俏丽，一双鬼精灵的眼睛，看得出她对这个世界充满了多少幻想啊，但这次海上的旅行把她确实給搞得惨啦，头髮稍現蓬松；上島时，爬山把她的半高跟鞋又扭掉了一



支后跟，她手持那支坏了的鞋子，一扭一拐地走上，坐在台阶上了）哎呦！

周大嫂 嘘，小点声，这是医院！

孙玉环 什么？……这儿是医院？他在医院干什么？出了什么事儿？

周大嫂 爆发火眼，没啥，就好了。来！（见门倒锁）这是那个杨医生，就怕你的那个营长跑了，这里人手缺，看不过来，嘿，倒锁门儿！（开门）先望望他！

二人进，孙玉环整装理髮随进。

周大嫂 嘿！不在？……呸，在里屋！（又到里屋门口轻声地）老高，别睡了，我给你带来个宝贝儿，先猜猜，猜着了才准你参观！（听）吓，睡得可多自在呀！（进，望了一下）咳！……哎哟，他唱的这是空城计呀！人哪？（猜测）杨医生也不在，不用说，是到海滩上运气去啦！

孙玉环 什么？

周大嫂 呸，那叫呼吸新鲜空气去啦！

孙玉环 （扶住一把椅子，摇摆起来，她在“晕陆”）哎呦！……

周大嫂 不要紧，过两天就好啦，这叫“晕陆”！我刚来的时候也这样啊，四五天都吃不下饭去，就好像还在那浪面上飘荡，飘荡，看啥都眼晕！唉，你要上这儿来嘛，你得过好几道关口啊，这就是第一关，第二关就是遇到天上的飞机！你们刚才也遇上啦吧！

孙玉环 哎呀，好怕人哪，天天来吗？

周大嫂 可不！刚来的时候，是怕呀，咱们后方，好几年没